

漢

陂

集

漢坡集卷九

序

時氏世勲序

惟時氏之裔出自鳳陽其先曰時良起于步卒從高皇帝平定海內有功而洪武三年由總旗陞爲陝西西安右衛百戶百戶又屢有功進秩西安右護衛正千戶世襲而時氏之興遠矣良之子曰忠忠之子曰禎皆襲正千戶而或乃改衛有非其故云至禎之子清改延安衛後所而延安時氏蓋自此始天順二年清與賊戰寺子山力屈而亡有詔進秩一級然不幸無子其同母弟曰

演乃龍爲延安衛指揮僉事不久病卒又無子于是今  
都督公其弟也乃入繼爲成化十八年公與賊戰清水  
營凡三大戰有功于是陞署指揮同知二十有一年與  
賊戰單塔兒斬首一級乃蒙賞授云而弘治七年公之  
在威武堡也賊夜入寇不卒備忘備有所亡失左遷指  
揮僉事其十年冬賊又入寇公破之水於山于是復其  
舊秩十有四年春賊由波羅堡大舉入寇公與戰柳家  
莊大戰數日賊懼敗走歸斬首一級有功陞署都指揮  
僉事充右叅將分守延綏其明年乃復行賞賞白金  
綵幣十有八年冬天子新即位上尊號兩宮推恩臣

下于是實授都指揮僉事云正德七年盜起河南廬鳳  
諸郡詔右叅將統麾下千人往追捕之進都督同知未  
久盜平于是進都督同知為右都督掛印平賊將軍賜  
蟒衣玉帶將入覲天子已而四川諸郡盜賊復起于是  
復以平賊將軍統麾下千人西出擊賊賊平進左都督  
歸鎮延綏云公蓋嘗以平生經歷者畫圖為冊而太子  
太保臯蘭彭先生題曰時氏世勲而公使使來命九思  
序之九思曰天之將佐人國而生雄傑梟勇之材以樹  
功顯名也蓋有意焉乃若安排思慮為者非偶然也惟  
時氏之興由千戶公良而下五世六人至清演而胤絕

而都督公繼之都督公所以自樹立者由今言之策與  
三家爲時名將可述以傳者也而由其後觀之開府要  
之衝坐收靖邊之績龍于天子剖符定封施及苗裔  
始河山之盟蓋可謂矣然則公之大時氏之族者豈  
然哉豈非天意哉而公之子孫思乃祖之遺風以及  
公之烈豈可突然無以爲也此則畫圖之意也公名  
之頰面高擢博自燭明望之如神蓋不止畫圖  
之所載矣

秋夜燕集詩序

蓋聞孔父之遭程子則語言終日吉甫之贈申伯則雅

咏盈篇故換干證者繁契合之惊敦于情者多迷衷之  
詞易稱斷金之利詩借伐木之喻斯理之固然匪可以  
偽合而強致者也若乃面而弗心則馬牛之風殊未同  
而語則瑟竿之調乖又豈有此唱彼酬粲然連帙者乎  
長垣趙君往在選部予忝同曹道誼之廟切有逾夫景  
季之友于也其後予乃破罪左遷壽州君亦蒙譴出倅  
平涼輿議游彰超拜二千石來守于郡予于是時罷歸  
林莽雖茂箕山洗耳之節亦勵立園肥遯之志惜別感  
舊瞻望弗及乃今茲孟秋有事郡下獲接于君說龍淵  
之載合欣鶻磬之並體君乃東乃清夜開閣肆燕嘉穀

多而且時旨酒甚其維清觥籌交錯詞以大斗悃抱累  
積緒言莫殫君乃授簡于予命爲歌詩以據厥蘊予不  
辭辭率爾成童君起履歌予亦載賡予是所得七言近  
體各四篇而托之毫楮存而弗遺者所以識墳篋之逸  
藁街雲仍之嘉話也方之古誼蓋殊代而同軌若夫去  
就之路則岐而不一葭玉之恆則予固有弗辭爾

送提學秦先生赴河南參政序

台州秦先生以按察副使督學關輔者三年于茲論績  
序遷爲河南左叅政拜命且行予是關輔諸大夫學官  
弟子弟子盡敬道化化澤洽再借則不可遠教則其惜乃

長安訓導胡山暨正學書院諸弟子謀所以贈先生者  
請九思爲之三十六藩之大地方數千里庠序百餘計  
官師布列一徒爲衆乃以一人督之豈能徧歷其區而  
日與之臨也亦兼簡即繁舍要而在勞勢有所未可也  
于是定之以條約申之以行誼學之以文業擴之以政  
務歲以試之揚以勸之撻以詆之黜以罰之若是者宜  
未有弗化者也乃今天下皆學之師罔不由此然有化  
不化者何也吾嘗求其人矣明足以辨妍媸而不肯公  
是以慝與傾而不術德足以範群士而可尊文足以這  
古籍而不有若是者蓋未有弗化者也不然則言語徒

繁盛之不勤考課雖勤亦徒勞耳吾嘗以爲督學而  
其官則天下之士我能之可以爲祭酒黜幽明道  
賢還不肖可爲大家宰坐于廟堂權衡人物佐天子理  
教化可以爲宰則矣其先生之慈吾上也吾在林莽見  
吾屋之士惺惺焉若先生日與之臨乎其氣浩浩乎  
其文也端重雅飭循衛乎其行也聞之旁郡乃無有弗  
化者蓋嘗言曰先生自茲亦矣及得郵報或有問吾者  
曰何以此處先生也九思曰夫古之用人者必歷試諸  
秩周于天下之務而後重位如馬所以益慮裕才示不  
敢輕授之道也先生始爲行人詞爲刑部又嗣督學處

覽名勝精研法比著述文章品題士類所未歷者旬宣  
之務耳喬崧大河之間輜車所至甘澍霑足蓋無幾而  
宵旰之意勤丹青之念興崇簡峻秩次第于先生矣九  
思寒少未能瞻仰眉宇聽受語言私心怛焉未能已  
况關輔之士乎况正學之官師弟子而親炙之者乎嘗  
風雨之及晨慨斗山之載遠情悃累積非可以一二說  
也先生其無遺吾人哉

送王令序

予在翰林時每見述職之典其年春正月天子郊祀畢  
越旬日御奉天門視朝是日諸司始奏事于是方岳郡

縣諸吏咸趨御橋南跪免冠俯伏首至地待罪刑部尚  
書率左右侍郎上御街北面跪讀彈文繼而六科給事  
中十三道監察御史皆有彈文各推老成一人北面跪  
讀大意言方岳郡縣吏若弗能事事宜實之法以示懲  
勸予所見凡三度天子咸口出德音特宥之以勉圖後  
效于是方岳郡縣諸吏不下萬餘人輒踴躍頓首謝口  
呼萬歲響聲若春雷在空旣退出翌日早具公服謝午  
門外然後吏部以黜陟上聞弘治壬戌吏部言方岳郡  
縣吏政有卓異不可但已宜稍稍旌之以勸豪傑于是  
推轂二人其一大明知府韓福其一宜陽知縣胡獻敬

皇帝覽奏甚喜命錫宴禮如未幾皆右遷蓋近代曠典  
予所幸見者也自予塵出外郡竄伏林莽歷遠職者又  
三度矣未聞有所旌拔如至成時然山城僻野郊報不  
及或有之而固聞知也亦固未之有也皆弗可知矣正  
德庚辰春又當其期吾邑令王君朝暮戒行李北土邑  
中諸大夫謀有以贈請予爲之言君固多善政茲行賢  
書在藩臬考覈在吏部竟有天子勵精圖治復舉先朝  
之典則夫嗣韓胡二人以典者其王君子是未可知也  
若夫奉天奏事乃恒格待諸吏予獨及之云爾

太師端毅王公奏議序

公舉正統戊辰進士出入內外且五十年官至太子太  
孫吏部尚書壽九十有三歲卒贈太師謚曰崇教其私  
忠大節之著有贈謚之誥有載德之碑有表死之議其  
文章存者甚多而奏議爲最盛自爲大理左寺副至南  
京兵部尚書者六卷兵部尚書王公憲爲御史時嘗刻  
于蘇州御史程晉啟充爲知縣時復刻于三原其在吏  
部者九卷藏之公于太常卿承裕所知縣王成章從諸  
生求得之以告于巡按御史曹君珪曹君曰久矣吾慕  
于斯迺今幸獲見之是爲我師知縣其合前六卷者刻  
之題曰太師王端毅公文議播之四方詔後世焉刻成

曹君命九思序之九思讀之終卷仰而歎曰嗟乎世復  
有如斯人者乎剛而弗屈也明而能盡也直而不佞也  
公而不銜也婉曲而有味也其汲黯陸贄之流乎是故  
天子嘉其忠豪傑讓其美蒼生誦其德夷夏仰其名夫  
豈一朝一夕聲音笑貌之爲乎孟子不云乎惟大人爲  
能格君心之非公蓋其人焉夫自都俞風息義理不明  
道德放失志氣卑陋耽祿者多患失之心全軀者渺憂  
國之謀知弗遠者蒙覆餗之耻事虛文者爲駭俗之行  
知而自默者貽社稷之憂嗟乎責受朝廷之倚毗身繫  
天下之安危迺碌碌至于斯也是公之罪人也昔者主

父偃讀樂毅之報燕王書嘗廢書而泣司馬遷讀晏子  
春秋謂其犯顏敢諫也願爲之執鞭蓋其中有以合也  
故士有曠百世而同心者君子于是刻也可以觀人矣

瑞芝詩序

夫芝者草木類也產之于地潤之以雨暄之以日噓之  
以風然後其質凝焉凡草木之有生未有不然者也芝  
生最罕根土而葩者可采而茹庠而復生可繼而有者  
商山紫芝是也漢元封二年夏甘泉宮內中產芝九莖  
連葉于是作芝房之歌夫芝產房中不籍乎風日雨露  
者也然猶根土而葩與諸草木者無甚異也而歌頌與

爲以爲王者之瑞得天之道應地之符參日月象太微  
被之筦弦薦之宗廟備三無鄉食然未聞其產于穴木不  
土而根者也明正德某年某月山東巡撫都御史政事  
之堂座右柱舊裂而隙乃于其中產芝共本二十四莖  
赤如珊瑚黃如紫金華志不曄曄洞徹光明瑩如堅冰傳  
聞道路竄目駭觀當是時僉都御史灤江王公會當巡  
撫之寄于是巡按監察御史某以告于藩臬長貳而曰  
夫芝者仙草也陰陽調燮和氣融液然後芝乃生焉在  
于其國則君臣正政事理在于其家則父安子順家道  
雍睦今不于他所于巡撫政事之堂嗚呼休哉惟巡撫

公敦德雅度度越中朝膺帝簡命泣茲東土思陟民和  
克勤朝夕旌廉滌污威惠並流愛養元元如保赤子上  
恊天心風雨以時嘉穀用成百姓給足播德之頌興樂  
土之風和天乃下瑞以表有德爲當世勸是故芝乃生  
焉然又發于木隙不土而根前古所罕聞典籍之未載  
者也不有歌詞曷以昭盛德詔來世于是相率賦詩有  
比有興四海之英聞而和者又若干人未幾公以副都  
御史來撫關陝九思得以覩焉而歎曰嗚呼盛哉至矣  
不可以復贊矣夫瑞公者芝瑞朝廷者公也公當入侍  
天子統百官均四海使天下後世仰而慕焉若景星鳳

鳳者斯固九思之願也是故潛焉之序

序東谷先生考績北上詩後

東谷王先生以易學起京師舉進士爲崑山令崑山小民無弗仰戴先生者獨不得于崑山之貴人用是改整屋簷屋多爲楹榭豐饗端即令帖帖即已或震動妨豪即起訟不可撲滅至罷落乃已今以故至者率緩輒自廢積弊負邊餉累八九年蓋屋亦因此稱爲難治東谷先生至一切繩之以法若是者三年即邊餉完諸豪俱奉首竄匿膽落莫敢橫者小民煦煦仰戴若赤子得慈母去年巨豪不自意復起訟臬司是時先生已名動關

中諸大夫習知舉措即逆豪不與共鄉井邑中靡然益  
愛慕先生至是先生以考績北上于是學官弟子不忍  
民之無母采其風謚播爲詩歌以贈先生九思先生友  
也居田去盤屋近愈益習知舉措今觀作歌意或未能  
盡之乃爲叙述其後庶幾先生有以鑒也然今吏部亦  
習知崑山之故合盤屋之政宜以臺諫處先生至于列  
卿台輔蓋自茲始然先生所自立者可無惧之哉

春雨亭夜飲雜歌序

序曰厲志亢節者君子之高蹈由衆而悲喜者恒人之  
情也有所托而鳴焉者風人之音心也擊劍悲歌者烈士

之行也東谷王于燕山之巖傑文苑之精英出宰崑山  
沮于孽孽改蒞整廡于茲三載鋤去曩橫培植善類直  
道而行不諱于勢不求于聞終始不渝以懃于志蓋古  
之君子厲志而亢節者則東谷子其人焉夫彰幽疏滯  
舉賢以裨國者監司之任也而薦書不及于東谷蹤跡  
猶惑于改轍無亦悲喜之由衆者乎東谷子挾其成績  
報于天府過鄴杜之下別于漢陂子漢陂子視其行李  
蕭然無何有也然神采益晬四體益舒慨乎其言洋洋  
乎其氣也漢陂子與之飲春雨之亭酒酣耳熱悲歌擊  
劍聲振林樾烈夫志士感激興歎上視古人恐或未之

過也于是遂以其歌贈東谷子焉而序其所望蓋亦在  
于風人之意云爾

榮歸錄序

榮歸錄者爲太子太保兵部尚書皇朝彭公作也公在  
朝以病乞歸既得報同朝公卿大夫作爲歌詩以贈其  
行道出陝藩若無按及藩臬諸君子亦作歌贈公吾西  
安郡守趙君彙而刻諸木以傳以九思爲之序或者乃  
曰夫大臣身繫天下平乎其位也其心皇皇焉慎其道  
之不行而責之弗能勝也有故而去則其身若可以少  
安也而心之在天下也固未能一日忘焉此其故何也

蓋聖王之重耆老之深受之厚有報之隆公自爲都御  
以至尚書宣力四方維持國本大臣之道幾無不盡今  
者一旦病歸碩切切焉以爲榮焉公之心無亦若是歟  
也九思則曰榮其歸者詩人之意也非公志也夫君臣  
之義終始爲難進退之節完者亦罕二疏之事光照漢  
史後世猶以爲榮而況于親見之者乎是故有歎息泣  
下共稱其賢者此則詩人之意也且今聖天子勵志中  
興人惟求舊公以病告誠意則但不得已歸而宵旰  
之念固拳拳焉公年未滿七十聰明內蘊近醫藥持持  
神何恙不已未幾天子有召當必復起以有爲于天下

其何可以忘也故詩人之辭往往及之不獨榮其歸焉  
讀是錄者尚有以求公之心可也

白閣山人遺稿序

白閣山人者予翁壽夫其自謂也壽夫從予學舉進士  
于古文詩詞未嘗二意焉及舉進士為御史郡守力未  
暇以為間亦應酬述作乃復棄去不甚省錄及為按察  
副使以歸方將極力為矣乃又不幸死嗚呼惜哉茲  
其遺者與奏議數首刻之傳之子孫庶斯文之不泯也  
若其修德守官之實可傳于孫者其在墓志語中故不  
復述云

贈楊克誠序

夫昆吾天下之利器也陸剗犀象亦斷蛟鱗功用之著也然其始也水以淬之石以礪之而後功用可致也揚子克誠燕山豪傑之士也舉進士授理官于西安夫西安陝省之內郡也獄訟繁興什倍他郡然猶其職也其外有將迓之勞有幹委之醫簿書朝會之煩補寒暑雨之不可已也故于其至也人或為之子之揚子乃中自畫曰此吾致力之秋也然之洋洋乎無或恫也若是者三年罰益及非以市恩也惠不容貸固非有怨于我也上之知我也不以其其不知也不以加戚焉

吾惟盡其禮之所宜者而已也故其久也德決民懷歌  
誦載興都御史御史總制之老藩臬之大夫憐才重節  
推賢表能走諸閭勞之使形為刻焉之章亦既備矣而  
揚子亦援例考績劉公行卒去郡守廣川趙君與同  
寅諸君子以書抵子曰不可無贈夫揚子當世之昆吾  
也而西安者涿焉之具也臺諫之批鱗廟堂之紆謨水  
陸之虜豹犀象也揚子其往哉可以歷試之矣不迎刃  
而解吾不信矣夫神物有耕上于斗氣未久廣川諸君  
子起而並遊于闕下矣若九思者老子農圃飽食終日  
能無馮驩之彈鋏斯亦幸矣三如張華之語雷煥固非

其所能也

太夫人劉母壽歌詞序

松石劉先生養和嘗自郡守擢按察副使督學山西先生以母太夫人秦老在堂疏乞歸養歸養三年而陝西督學副使以缺員告乃起先生先生乃復疏乞終養不許于是先生不獲已辭太夫人入闕然其心無日不懸下也今年太夫人壽登七十九月某日是維誕辰闕中諸豪傑多先生御史時所舉士也相與作為歌詞以慰先生為太夫人壽命九思序之弘治庚戌九思始走任部見麻城劉公舉春秋第一入磊落大丈夫也心竊慕

之欲謂以先進未敢也其後聞公爲豐城令有德在民  
不幸早世民爲身後立祠諡未嘗不歎異焉正德戊辰  
予忝承乏翰林松石先生與予弟九峯同舉舉春秋爲  
二入予見而音之聞之豐城公之子也自是與之通家  
相愛如兄弟然未能登堂拜母恒用歉然先生其後自  
主事擢御史蹶而復起累秩至今然其失怙早熟曰非  
母太夫人之教也夫古稱相夫者曰樂羊妻矣未聞其  
教子教子者曰陶士行之母然其夫則未之聞也獨歐  
陽文忠公之母夫人佐其夫爲廩吏導其子爲名賢人  
到于今稱之而太夫人者得無似之乎夫豐城公清良

之蹟克配古人哉。讀國史乃有子如松石介而弗終村  
可大用舉世仰而望之蒼然屹然超徂來埒衡岳焉夫  
勳業若士行文章若文忠公蓋將少之而太夫人所托  
以不朽者寧不在茲乎寧不在茲乎予聞先生有子二  
人復以春秋舉日侍太夫人太夫人喜忘其子之不暇  
下也諸豪傑之作亟宜寫歸付二子歌焉爲太夫人百  
千萬年壽

元老靖邊詩序

少保晉溪先生王公以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  
總制陝西邊務開府固原于時土魯番貢職弗修

抗我師為禍甚大貽朝廷西顧之憂公曰土魯番舊稱  
臣父第御之失宜故至此我其撫之撫之不聽然後有  
以為彼亦無辭可稱說也于是撫之果降修貢罔敢或  
爽先是各鎮士馬各守其地不相及地虜往往竊入我  
境拒之則無人覺而逐之則有甚不易者公自畫以各  
鎮士馬凡虜可入之地紛布之以拒其入謂之擺邊以  
語諸巡撫諸公諸公訪于軍中老而諳事者咸以為不  
可公笑曰吾畫已成第俟之可萬全無事已而果然于  
是邊人頌之以為降土魯番者詢謀僉同公之雅量也  
或可學也至于擺邊之策神識獨智公之才不可以學

而能也于吳關中大夫士門之作爲歌詩以紀其盛題  
曰元老靖遠云而涇陽進士穆文英走使鄭杜下屬九  
思序之矣六月之詠平徽挽也采芑之作服蠻荆也由  
今日視之師不興于六月士無事于采芑而邊靖焉則  
夫嗣道雅之音以流于萬世者宜何如哉宜何如哉公  
未久入侍天子爲四海致太平盛德精績紀之太常備  
諸國史豈不止于靖遠者云

漢徵集卷下

記

西軒記

西軒之所存其外則芳香敬直蒼黃紺碧蔓絡而挺秀  
爲草卉花樹之繁其中則天府之書嶧陽之桐端溪之  
石中山之毛穎秦漢之篆籀古今名家之詩由其遠以  
望則雷首諸峰蜿蜒自顧巖森若擁戟來若拱揖陰晴書  
晦變化而無窮其近則碧瓦丹楹挾雲霓絕闌闔主人  
于是靜居而樂焉日誦書史作字與書鼓琴客至輒相  
坐與談凡理亂消長人物用舍之故既去則復誦書史

作字與畫鼓琴有容自西軒來爲述其主人之意曰主人既構西軒以居曰吾次當居于西而軒又吾構也吾聞古之人居則有名稱焉如稱吾軒曰西軒則不俟辨論講說而知吾之西軒也豈不可也遂定名曰西軒又曰軒不可以無記予其圖之夫生于深宮之中酣于富貴之習溺之則愚抗之則驕侈之則竭縱之則隳此易事也非有穎拔超悟之資未能或異也然則風雅如河間樂善如東平豈不備哉彼固所謂穎拔而超悟者也孰知千百世之下亦有如西軒主人也西軒主人將非聞風而興起者邪詩曰好樂無荒良士休休主人有焉

主人者晉書大垣王之孫也其請記者侍御史蒲郡秦民  
望也

壽州修城記

壽州城其周以里計十二有奇其高以尺計二十有奇  
西濱湖北濱于澗水按志修築者宋嘉定間都統許氏  
而遺其名國朝洪武三十二年指揮袁賢重修俱無碑  
刻紀述歷歲滋久西北濱永善崩崩壩者多東南則間  
亦有之正德辛未夏四月晦隣境報流賊且至知州黃  
博吳君節判官維陽于君瀾與予三人者督率民兵爲  
城守計吳君曰城守上策願弗完奈何是在我矣我其

圖之圖未成會天大雨十日既晴三日又雨于是大  
水西北滂漾薄城城壞水入水水幸落無事已頽城  
益崩塌弗完吳君曰是則惡可緩也我其陶磚于野伐  
石于山不足則繼以北門廢橋之石石灰則易以公美  
不足則募諸富民之好義者人位則城鄉壯有力者更  
爲之圖既成會疾病欲解官去弗果于事其年冬判官  
西蜀姚右曰謨吏目太原高君岡相繼至郡越明年壬  
申春正月予復罷歸是時盜賊益橫弗果行其二月中  
戶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文登叢公奉上命  
巡視鳳陽諸郡按部至時登城望曰壯哉郡俾城郭完

又豈憂盜賊哉乃進諸生曰孰能了吾事者咸曰無知  
州若也然疾病不可今惟判官于澗能其可使也公問  
于君曰將何爲君具對如吳君所畫公曰善復問州衛  
分修如何對曰舊約以十分計衛七州三州之分地在  
東南隅公曰不然事洶洶如此彼惡能多辦也其南北  
中分之速成勿怠怠則罰速則賞不汝誑于君應曰諾  
乃卜三月十有六日即工工半而代予者天台林君繼  
亦至郡五月五日工告成叢公大喜以爲于君能矣命  
教官一人至郡勞羊酒絲幣會君將以母喪去任而壽  
之大夫士逸老百姓走告予曰願爲記俾永有考也是

後也人匠以工計二萬有奇石長短以尺計一萬三千  
磚計萬箇石灰以石計六千一百四十五食米以斛計  
二百有奇所修城橫以丈計二百六十七而計其終始  
財五十日云成功速而民不勞財用滋而人無異議者  
于君其知使民者歟春秋一臺一門雖小必書重民力  
垂法戒至深遠也君受胡傳春秋其達于義者歟人曰  
知州吳君之經營材姚諸君之督畫胡能無也予則曰  
摠其功皆叢公有也夫此城不修且百年因循破壞至  
于今也或沮于文武之未協或憚于財力之無從向使  
公不至不嚴于限未必修即修其成功必不若是易易

也且修于衛者亦以完告自今壽之人宜于無疆之休則  
其戴子公者有無疆之澤詩曰四國于盤田四方于宣公  
其有焉予故特書以詔于衆以貽後之人俾相繼圖之  
勿視于壞也

壽州正陽鎮新修河渠記

正陽鎮在壽州南六十里淮水自桐栢來直走其西人  
家負水而居幾七千戶舟楫所通四方商賈無有遠邇  
畢會于此物貨之委積精粗美惡交易而後退惟人物  
曼麗惟聲伎繁惟居室美好惟服食器用侈于晉由淮  
西望之帆檣林立屋瓦櫛比煙火雲接南北數里連絡

如繡蓋中都第一鎮云上即位之六年正德辛亥江北  
諸郡盜起盜嘗至潁上迫于正陽居人戒嚴幸無事越  
明年壬申春二月兵備僉事樂平李君天衢巡行潁上  
會盜數千人亦同日至攻圍甚急盜又數十騎東行劫  
略去正陽二十里所人乃大恐訛言驚擾爭走逃避相  
蹂踐有溺水死者當是時文登叢公自戶部右侍郎兼  
都察院左僉都御史巡視廬鳳諸郡會出按部聞潁上  
圍跳驅至正陽其日盜聞即解去鎮之父老豪傑相率  
頓首謝萬人之命賜之更生公進之告曰夫難度者變  
場失者時此鎮繁華誨盜之地盍思永圖以輯爾後不

然終患奈何僉復于公曰惟西長淮之險可恃無恐其  
三面受敵若浚土引水水以環之上以垣之垣以櫓之  
人以守之是亦一策公曰俞我其視哉視已曰可度地  
得千二百二十有六丈度人得二千六百七十戶公曰  
河廣惟四丈深半之工力則視其戶而上下之三面爲  
門門有樓有橋垣之上爲櫓十有七所離列惟均名曰  
敵樓凡樓則選諸富而義者獨爲之否則數人合爲之  
于爾何如父老豪傑齊應聲曰幸甚乃進鳳陽府通判  
方賓公曰爾則服勞在外恒往來于茲爾督又進宿州  
判官侯經曰爾經爾有職守恒在茲無他適爾爲曰爾

賓暨爾經其端即功無矣于小民尚懋敬之未幾報河  
渠成又未幾報門報橋樓成經始于三月壬戌訖工于  
四月申午凡三旬有三日凡三十萬工父老豪傑睹厥  
成功歡忻舞蹈會代李君者遼陽孫君磐東行過正陽  
咸走告頓首具言不敢忘公將有爲不朽計相率問可  
不可孫君曰夫大臣有功德于民爲民所歌頌勒之貞  
石爲後世法禮亦宜之僉曰如命于是介生員高科來  
請記于致仕壽州同知王九思九思曰傳有之民罔常  
懷懷于有仁惟公不棄我民恐懼于凶盜樹之遠圖爲  
子孫世世利以保有厥家惟我民感戴公罔敢失墜曰

予若孫其惟我公是念是祝罔有遺乎後是惟有以詔  
之是不可無記惟公地官大司徒之副佐天子理萬姓  
尊大貴董文武之材小民無良弄兵于山谷乃假借公  
平定安輯之兵革既寧歸復于王家崇階荐陟酌元  
氣作霖雨功萬世備載國史紀之太常是又九思所深  
望公者公名蘭字廷秀庚戌進士歷官給事中通政至  
今秩併記于此俾後之人有所考

壽州同知書屋記

壽州同知賓館之東有園僅一畝其北爲屋南向者五  
楹析其三爲退食之地然卑隘弗宏亦弗詳其始作者

正德庚午冬予讀居于此幸其地僻事簡同寅又皆賢  
明長者飽食終日無所用心迺取離騷經左傳漢書論  
說其中郡士張昇來曰願受教予弗能拒也越明年范  
慶蔭變真介來未幾王立黃海張曉熊治來未幾俞澤  
周京質壽許澄周熊來又高科暨蘭谿包悱來茲十有  
五人者每見予誦說經傳下上古今論文章論詩問民  
所疾苦其年冬予復罷去會盜起弗果行又明年壬申  
夏四月代予者天台林君世烈至郡數過予而曰是屋  
也先生既去當葺之使新奉書關中請記勒之石胎之  
屋壁之間俾後有考也又兩閱月予始西歸既歸之明

年癸酉果以書來曰星之完已碎淮山之石矣予聞  
你而歎曰嗟乎世之垂笑迂謬齷齪不類孰有過予者  
乎自翰林出爲吏部又出爲壽州又以天變罷斥棄去  
而當世所謂賢人君子奇俊磊落之士聞說王九思蓋  
惡者半笑而謔之者半其知者蓋益鮮而况愛之惜之  
既去而復戀卷卷思與之者乎何以得此于林君也予  
在壽州暮年恩未洽三民道有媿于已其後泯泯罔有  
聞于人也林君名巨之字德傳其家學施于有位民懷自  
今其永隆縣志詩云天子旂常甘棠勿剪勿伐則是屋  
也異日之甘棠矣諸士流濟能文章秉筆名世將必有

謂召南之音者予言三言爲成予言何爲成

遊山記

正德庚辰春三月癸巳大復山入何子仲默拔士于  
社其暇約子遊南山諸處云丙申南行二十里抵金  
峰寺寺背山山下出泉伏流佛座下至院墜爲井復伏  
流至門外達于平地爲溪院內有時灌卉木則閉井北  
口上水其山下出泉處亦墜爲井墜澗可鑿由泉西緣  
岡南上抵山半樹木離刻可安几席乃坐飲數觥下出  
寺東行半里許抵化羊宮其東澗水出焉道士引別支  
經流庖舍後炊時則接方入水于塗由宮後南行度一

小澗陁岡其上平坦可戲戲多檜東臨澗水激然坐飲  
移時甚樂也何子有詩出宮門北望則嵯峨九嶷諸山  
隱隱若黛並山東行三里許抵重慶寺南向坐憩圭峰  
存前如八拱揖又東行七里抵樓禪寺即所謂草堂者  
也蓋姚秦時鳩摩羅什自西竺來爾時未有寺也爲樹  
草堂繹經其中其後建寺始定今名而俗猶呼爲草堂  
寺云寺基宏敞前殿壁畫甚古西南隅爲鳩摩羅什坐  
處有亭覆焉前朝詩刻陰甚多獨金趙閑公詞云  
盛明道先生詩註云寺在竹林之心其竹蓋將十  
乃今根株盡矣獨寺後銀杏四株上薄雪貫漢亦百年外

物也薄暮何子詩成索子知子老懶弗堪漫應曰當進  
賦之相與大笑出門門外諸峰蒼翠如畫東漸林薄中  
有唐圭峰禪師墓塔其西南入峪數里爲紫閣峰有泉  
布有寺景特奇絕何子以公事未及夜二鼓回至縣云  
明日丁酉何子西入益屋又四日縣令王子明叔折簡  
邀子西遊橫嶺子辭不定使者五至而子命駕其日壬  
寅望也此至則諸公已先在方從紫雲樓而下秉燭迎  
子笑曰王子太俗蓋西溪張子用昭至自華州河漢段  
子德光至自長安對山崖子德潛至自武功獨子近乃  
獨後至固甚可笑也乎是由何子以下各舉諸君子

即大醉王子明叔請至方丈具飯飯已乃相携至老君  
殿臺上席地對月坐飲已又起入方丈環坐何子卧榻  
于是康子鼓鳳琴歌子所製越調曲感激憤厲諸公擊  
節歎焉已又據席飲何子曰不可無詩乃先成一章諸  
公皆和而予獨不能乃自爲一章張子康子各爲一章  
贈予詩就漏下四鼓矣乃寢明日癸卯王子明叔隨予  
登紫雲樓樓兩層其上爲玉皇像北面其後灰壁南面  
爲山水人物畫圖蓋甚奇非今人筆也憑闌一目千里  
何子段子有詩既下與諸公觀老子繫牛栢栢下石牛  
卧焉乃南行四五里抵說經臺盤屈而上絕頂爲宮

三楹中塑老子尹喜像其四壁畫前朝君臣逸士像蓋  
有功道德經者前門內古柏一株俗說既死而黜鍼之  
活誕不足信何子于宮前碑側書子六人者姓名邑里  
經遊歲月云已乃坐後殿廊下飲人得一詩王子明叔  
又請西遊仙遊寺于是下亭轉折西行既數里見山麓  
一塔巋然問之唐一行僧塔也又數里過康子彭麓  
庄何子有詩又西行數里轉折而南道路甚險東崖山  
西岸黑水下視毛髮森豎行里餘天氣昏黑與諸公相  
失路愈益險肩輿不可度予夾兩僮僕走既數里轉折  
西行度澗橋危甚又里餘抵寺寺榜曰普緣蓋此地故

有仙遊言俗亦因呼其寺云寺四面皆山黑水經流其  
間蓋真區也是時何子已先至未久諸公亦次第至于  
是舉酌相慰勞又乘月走寺前後至夜分乃寢明日甲  
辰登毗盧閣已乃觀殿前石塔塔下空中塑一病佛側  
軀且死諸羅漢按摩哭泣籲禱備極情態康子戲曰佛  
亦有此無常邪相與一笑已乃出門門西瀕水二石塔  
上刻真道子書諸佛像有東坡題名北岸山上泉下瀉  
于黑水有聲其傍石洞後漢馬融嘗居焉何子欲校射  
乃設侯連發三矢連中予與諸公辭謝已乃入僧舍坐  
飲人又得一詩予是日子嗟乎勝地不常良時易失

嘉朋難合樂事空逢斯遊也一舉四美備於予其盛矣  
乎然吾東至重堂而歎鳩摩羅刹之佞佛也匹登說經  
臺而恠聃之滋夫道也夫二子者二教之宗仲尼之罪  
人也今其骨朽矣化為灰塵蕩為飄風矣其無感乎是  
不可無記是惟羨陂子長有以宜之日中予揖諸公曰  
盍歸乎諸公又大笑曰王子又俗矣乃相與別去明叔  
至是使人來取記將併詩刻之木其年冬十月丁未也  
羨陂山人王九思記

重修咸陽縣城隍廟記

高皇帝平定四海為天下神人主肇禘殷禮秩百神之

祀乃許郡縣城隍立廟以從事蓋祭法之言曰能禦天  
雷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而高城深池有金湯之險  
有蕃衛之功故獲其安者思其本蒙其麻者報其功吏  
奉朝命為郡縣者其始至若旦日視事則于今夕齋戒  
宿廟鷄鳴起祀神誓言不敢殃民殃民者神其殃我無  
悔祀已然後視事月朔望則謁拜廟下春秋則合風雲  
雷雨山川祀之其三時厲祭則城隍主之以禍福民著  
為令高皇帝所以建萬世之業度越前古者蓋禮嚴而  
慮周如此其一節云洪武四年咸陽縣吏首奉詔今立  
廟于縣治之東至正統時加修葺焉而成化七年知縣

祁州李君經撤舊作新規摹宏遠事在紀功之碑後十  
五年而爲正德十二年廟又寔壞其年冬會知縣底君  
以進士治茲土君河南之潁城人也名蘊字景始至謂廟  
大懼無以安靈獨虔非若事神之禮乃十四年春正月大  
集郭內長老民至廳下告之曰吾欲云云官有守弗暇  
我爲若主食貨者爲我重治力役則何如其可乎不可  
也衆乃推出崔文奎者數人從容對曰茲廟不修且壞  
人有心其孰率之從茲我民有神君敢不盡力君曰  
文奎前若亦治若屋以貽若子孫乎慎勿棘也棘則不  
固矣不固則易壞後其謂何數人者齊應曰敬奉教于

是即工越明年秋七月工訖君率數人者謁拜廟下以  
成事吉而起立周視則覆瓦鱗次淫雨不憂黝堊燦然  
照耀椽宇殿門廡柱髹漆加焉堦祀周整覆之坦如于  
是而校諸往昔若增而高若引而長若敬而明若削而  
直其數人者以其食貨力役之費上復于君曰是役也  
不可無紀爭來進子爲記子歎曰底君于是乎能其政  
矣夫敬者神之應也仁者民之歸也忠者君之資也而  
忠其君者仁民之臣也仁其民者敬神之吏也是故能  
事神而後可以悅民能使民而後可以言事君矣是役  
也忠仁敬三者備矣故曰能其政夫一邑者天下之則

也宰相有縣令之推也庶君能其政于是乎可以率天下矣請勤請石監後來者俾永有云焉

一鏡亭記

古之君子其進而有為于天下也憂勞勤瘁竭衷殫智靡所于寧幸其勳猷茂著而名立志慰奉其身以歸也于是乎有巖石之趣有魚鳥之適所以舒情寫興游藝而養心忘老引年之樂也若相州韓魏公洛下司馬荅實有堂有園陶然以居衍然以游于以暢其後樂之懷而完令德保終譽非不休也然莫能以多身者何也蓋勳爵之于人也如飲醇酎未有弗酣如蟻之于糴未有

帝集如鐘鳴漏盡夜行而弗止扶殘曳跛強顏就列于  
是有龍斷之誦有蹲鳳之譏有北山之文有靈澈之詩  
或者以爲林泉之福其于鐘鼎明農之逸孰與履危信  
斯言也則夫駢首就位終其身而弗獲者分使之然也  
天也非人力也吾陝隴郡李公起家戊戌進士爲行人  
御史遷按察僉事又七轉而爲工部尚書尚書歸老其  
鄉乃作屋于城西之園水中名之曰一鏡之亭公仕宦  
下外幾四十年爲使而專對於四方攬轡澄清于遼東  
治水功成于河南弭大盜于湖廣旬宣于兩藩詩寔于  
外臺其在南都掌邦土居四民時地利而禪于天子惠

于四海由古人觀之果如何也則夫斯亭也其與獨如  
之園醉白之堂殊代而意同乎否也亦其有以獲此者  
果出于天邪非人力也是則公之完福也不其盛哉不  
其盛哉亭作于正德某年某月某年某月落成而某  
所有若巖壑之趣魚鳥之適景分類析播爲詩詩  
從者歌以怡觴而壽公于無涯也

世象堂記

象者何象神象也神羊善觸邪佞古者御史職觸邪佞  
故御史冠象冠象其職也又國有大事則御史冠象朱  
衣纁裳白紗束單彈之明與稽古建官御史象冠象服

法先王也世壽堂昔何少司寇即藍公嘗爲監察御史越二十年而嘉靖癸未其子田復舉進士被選爲銜史于是鄉國大夫躋公之堂賀公而曰茲堂也父作子述世德作末者實揆義名曰世壽之堂于以壽公明孝而勸忠之道也記者何御史君持節隴右謂其友王九思曰子爲記蓋公命而御史君行之以終鄉大夫之意者也記曰昔者弘敷五典則有若君牙世爲司徒忠貞顯名載諸古書沉酣經籍則有若司馬遷世爲太史包羅萬古爲文章宗舍是而箕裘之相仍奕葉之相聞世非不有也然忠貞于君牙何如文章于司馬氏何如哉

稱列焉孰知千百世之下善繼其父者有若御史君也  
往時弘治中司寇公爲御史屏邪進良畢智殲慮爲元  
子輔當是時赫赫烈烈震朝野九思蓋嘗聞睹稽顙  
累歎陟于九卿至今稱御史者剛嚴博大咸歸于公云  
而御史君嗣之而與龍淵太阿方離于匣瞻之者慎聞  
之者避于今稱御史君者咸曰剛嚴博大克肖于公云  
然御史君舉自童中踰三十年而後舉進士爲御史六  
經諸史先奉遺書靡所不肯發爲撰述爲雅洪麗九思  
往在京師亦嘗聞睹蓋君牙之忠貞司馬氏之文章于  
君切有望焉則其所以繼于公而世其業者蓋不獨一

身即矣是故爲之記以復于君且致夫忠告之意云

固原東路初修白馬城記

嘉靖壬午以來陝西邊鄙多事是時少傅兼太子太傅吏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遂庵先生楊公方致仕居京口其乙酉春天子用廷臣集議起公公辭至再至三有詔改公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左副都御史督師西征公既至開府固原所以朝夕籌畫者邊防六計靡所不同而又廣視聽益聰明蓋嘗下令許豪傑言事便宜于是守備固原都指揮僉事劉君文上復于公曰固原故戎馬四馳之區也弘治正德中明公奏議于中路預望城

增設平虜一所其西路紅古城增設一堡募士委官操  
備虜具其如此乃于東路入寇以撒都城白馬林爲穴  
由此而南深入至于平涼而嘉靖壬午虜大舉入寇時  
正由撒都城也狂瞽妄議以爲撒都城之地不可無一  
城也于是下固原衛苑馬寺勘議指揮符深圍長張子  
儀合辭言曰夫撒都城者維界清苑草場然地勢孤懸  
久不收放且其地善水草頗稱肥饒宜亟築城以斷虜  
道使其白馬并墩堡亦宜改築近水展築月城占據水  
頭使虜騎不得以南向飲馬謀虜患可息固原其寧靖  
云今參政成君文是時以按察副使兵備固原公乃進

告之曰夫成功者弗計其管圖又安者不憚其勞若撤  
都城之役是也其會同都指揮劉文卜日興事乃是年  
八月初吉工興十月以成事告蓋城周圍以里計之四  
高以丈計之幾厚得高之幾更其名曰白馬之城作南  
北二門南曰永寧北曰阜康皆公命也城內作官亭二  
作倉廩若干楹是役也力則固原平涼軍民及清平萬  
安三處卒凡若干人食則固原州及彭城板井敷米以  
石計若干器具稍把若干釘鐵磚瓦木物則官爲辦置銀  
以兩計若干既乃照例懸賞募卒千餘人設操守守堡  
官各一員每士給近堡田百畝墾種俟十年後量徵子

粒備本城用而是時移檄巡撫陝西都御史王公行令  
布政司于原坐附近城堡覈米量撥本城以備按伏官  
軍于是固原之地中路則有預望西則紅古東則今有  
白馬保障之形既建操備之念恒存則虎山以北虜騎  
難入平涼以南郡縣可安枕而計焉成君以爲不可無  
記乃命之九思九思曰予古有之禦戎之道守備爲本  
故朔方城而攬抗曩詩人美其事備諸歌詠至今讀之  
穆如清風雖然必有南仲而後朔方可城也白馬之役  
固善向非少傅公神識絕智博采群議則亦未能一言  
而決三月而成而若是易也夫公之來也所以畫邊務

報天子者固不止此未久羗伏境寧嘗復入侍天子處  
內閣理元氣爲四海作太平蓋其豐功偉績樹之平生  
載之國史傳諸萬世者尤不止此此特其末事云

陝西固原州新建總制秦公祠堂記

戶部尚書山東秦公弘治中嘗總制陝西三邊而固原  
乃其開府之地公去二十餘年而嘉靖乙酉冬邊人  
公不置欲立祠固原祀公于是監生馬文輝以其邊人  
之意呈于總制令太師遂庵先生楊公公以命于其德  
按察副使桑君溥桑君卜地得州城之南二畝許坐巖  
面光蓋經營踰年而祠堂告成堂凡三楹重門中依周

垣孔峻而堂之正位則秦公之像設具焉脩鬚廣輔袍  
笏儼然于是士民商賈遠邇之戎卒聞風奔走瞻拜祠  
下塞欣欣焉若公之復泣于茲土也蓋二十餘年所以  
思公者至是始大慰無成歎矣秦君以爲公之德無窮  
祠則或有時地乃遣使告九思曰子其記之刻諸石以  
告來者庶幾嗣而葺之以永邊人之思乎此固帝師遠  
庵公之意而溥奉之以周旋者也九思曰予爲兒時父  
老傳說西安知府秦公古借良茂以加焉及公總制三  
邊而是時九思承之翰林書詔謀脩績得于鄉人之傳報  
者爲多正德初預脩敬皇帝實錄同列爲公傳會整肅

甘心于公故于公之邊績未敢盡述焉而九思于是未嘗不扼腕憤恨也乃今得以執筆記公祠是豈徒邊人之慰也實允思者之大願遂矣蓋公之在邊者三年其始總制固原諸路軍務其年弘治辛酉冬也明年壬戌春正月甘涼諸路備禦官軍以連年資乏告乞休息鎮守武安侯鄭英執不可以爲虞猶在套也公曰草枯馬瘠虜必不至既而果不至所省芻餉殆不可計公以備邊之策惟戰與守于是椎演古法造兵車造火噐已乃修豫望城修石碛口修雙峰臺三城又于金佛碛海子口七堡磬石爲垣累鐵爲門凡城與堡皆以絕虜道衛

居民焉而公于是年夏復受勅總制三邊云乃命三邊  
與其腹裏修城塞關隘以處計萬四千一百九創崖以  
里計三千七百餘然是時固原之地城市煙火甚荒稀  
而貧也公乃拓其外城奏移批驗所鹽物于此自是商  
賈雲集物貨流通人有貿易之利官得經費之資公曰  
富矣然教不可以不興也于是修孔廟廣學舍詩書之  
化人才彬彬焉相繼出矣其後遂庵公至見而歎息焉  
以爲秦公文吏即古名將其又何以過之故于邊人之  
請爲亟諾以行繼邃庵公至者兵部尚書荆山王公也  
于新祠之建成而落之殊切景慕故樂言于是得以行

其志焉九思則曰踵韓范之跡者秦公也休休焉善如  
已出者遠庵公也仰止鄉先生者荆山王公也按察桑  
君勇于行義其舉風憲之職者乎是則皆可書也秦公  
諱絃字某山東單縣人起家進士爲御史知府布政使  
都御史侍郎以至尚書其孤忠大節具載家傳茲不悉  
著著其在遠人者使其殿時展祀之餘止而誦焉以  
公于世世云

柳屏精告記

大中丞張公汝霖以使事入關主晉鄭杜告九思曰  
水之陽先塗在焉其後隙地有...  
...春明生...



自發解舉進士令宜陽司諫垣尹京兆撫巡西夏久副  
內臺且三十年矣九思別公久聞公譽已盡白髮白亦  
過半則其所以憂天下者從可知矣然年未耳順神勃  
勃逼人出入將相之事方倚注焉豈能及于柳屏之遊  
也迨夫策雲霧之勲業圖麟閣之形容然後奉身而退  
優游柳屏之下故今亦豫設焉以爲他日之地耳豈切  
切于此者邪若夫俯仰造化弄識至理乃公自得之妙  
蓋亦池蓮庭草之意故九思于此未敢率爾以言姑述  
客對以復于公公果不鄙實之屋壁他日或口出焉與  
九思侍凡杖聆警效也是又一大幸也

咸陽縣新修河序之記

咸陽縣在省城西五十里渭水自西南來帶縣而東其  
東南岸相距城趾不二丈許歲久崩塌浸隘每當秋  
水灌河澆漲可畏嘉靖己丑邑監祭御史王君獻以

憂家痛國常歎息以爲此岸修築弗亟且有一朝之  
意奈何是時都御史寇公天叙巡撫關陝御史君乃  
以書謀之不果明年庚寅都御史麻城劉公天和代  
之巡撫一日行部至咸陽御史君又以爲言劉公慨  
然行視河渠以爲百萬生靈生死繫焉不早圖不可  
鎮守六監晏公宏巡按監察御史朱公觀議以充合  
是時守巡則左叅政江君珩僉事張君恂而江君則  
奉檄營度分爲十五每工以省祭官一人義官二人  
民之無實者十有二人營修之而摠之者則臬司知  
事馮錫其人焉取椿木于本地之柏取石于鄠南之

山取鐵若石灰于公羨之需取夫役若車于鄉邑而  
量其屋宇地畝爲多寡焉幸之者知縣陳文舉縣丞  
三紹祖則承命以從事二始于庚寅冬十有一月越  
明年辛卯夏四月告成事凡用柏木以株計則五千  
三百九十有九石以塊計大小則萬有四千有二石  
灰以石計則千有四百鐵以斤計則三千八百七十  
有五夫役以人計則十百車以輛計則七千六百有  
一修完河岸闊以丈計則四大有五長以丈計則百  
有八十有二而計其終始則百有四十有五曰云于  
是藩臬長二西安郡守罔不聞知與夫冠蓋東西行

過其者及闔邑之老稚歡欣歎美以爲御史君之心  
仁于鄉矣向非巡撫劉公之果斷神識則亦未能成  
功若是之易也至于鎮守巡按二公之協謀分守江  
君之勞瘁皆不可無記以告于紫閣山人王九思王  
九思曰春秋築一臺作一門必書重民力惜民財也  
是役也一舉衆美備勸勞永逸爲世利其曷可忘  
是用書之以詔于後其或闕焉有未竟者嗣而葺之  
無憚于叢怨於乎是豈徒爲一身一家者哉有官者  
于其慎思之若夫衛所鄉邑小大之職若民有事于  
斯法得牽連書姓名者在碑陰茲不暇及云